

哑巴西施

顾笑言 著



87
I247.5
2515
3

BK 68 118

哑巴西施

顾笑言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B412634

哑巴西施

顾笑言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 77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2 插页 124 千字

1987 年 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650 册

书号：10355·758 定价：1.15 元

一 痴情女子负心汉

听见电驴子那“突突”的响声，哑巴田芬的心就“嘎登”翻了个个儿。她知道那是赵才回屯里来了。在泡子沿儿，屁股后头冒烟的他还是独一份。

这个没良心的！当年穷得叮当响。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连个撮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如今鸟枪换炮，说阔就虎儿巴地阔了起来。听说，他在土城子街上和人合伙开了个汽水厂，把凉水兑上糖精，往玻璃瓶子里一灌就能换票子。现在，屯里人腰包也都鼓溜起来，让人民币烧的，到夏天也跟城里人学，往肚里灌那冒凉气儿的甜水。一瓶子倒出来装不满一二大碗，卖两角钱还疯抢呢。这一下子可把那个没良心的抖起来了。三伏天，一天能卖五六百元。往少了说吧，一天五百，十天五千，一百天就是五万。刨去税务所、卫生防疫站，供电所白喝的，刨去请客送礼的，损到家一年也进个四、五万。那大团结的票子上秤量，也能装上几秤盘子。

人啊，只要腰包一鼓溜就什么花花点子都想得出来。这个四十出头的二流子，把搭伙三年多的哑巴给蹬了，在县城里跟个唱二人转的女演员谈上了恋爱。就要登记结婚了。那女的结过婚又离了，是二茬子，可还没开过怀。屯里人风言

风语地传，说那女演员三十都出头了，脸上连个褶儿也没有，赶情是用雪花膏喂的，细皮嫩肉，跟个黄花闺女似的。还有的说，那女人浓眉大眼，一笑两个酒窝，长的象电影演员刘晓庆。而且，嗓子也豁亮，在县剧场唱《王二姐思夫》不用麦克风，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电驴子在田芬家的房后停了下来。可哑巴知道，那个没良心的肯定不是来看她的。唉，男人的心啊，都是铁打的，石刻的，要多狠有多狠，要多硬有多硬。

那时，哑巴田芬正守着火盆给孩子补棉裤，想到这些，心里冷不丁一阵难受，象什么人在心口窝里给她塞了一块破抹布，又恶心，又堵得慌。脑袋一迷糊，差点儿没一头栽进了火盆里。

唉，女人啊，实心眼。听不得几句甜言蜜语，更架不住对天发誓、咒死咒活。结果呢？闹了个鸡飞蛋打，肠子都悔青了。当初，他求她，哄她，恨不能跪在地下给她磕几个响头，把心掏出来捧给她看看。田芬是因为可怜他，也可怜自己，才答应了他。虽说没有明媒正娶，只是搭伙，但扑奔的也是白头到老。这几年，她象侍奉儿女似的给他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一日三餐，该捞干的给他捞干的；该熬稀的给他熬稀的。冬天给他让炕头，夏天给他让炕梢，白天，忙乎一天累个贼死，夜里，还得由着他的性子折腾。要不是计划生育抓得紧，大胖小子说不定给他生个俩、仨的了……到头来，她一片心血养了个冤家。腰里头有了几张票子，翻脸连相好的也不认了！哑巴又是气、又是恨，她把手里的活计往炕上

一扔，“腾”地蹦到了地下。连鞋后跟儿也没有提上，撒腿就住房山头跑。她一边跑，一边想：老天爷呀，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连条会说话的舌头也不给我田芬。我要是能说话，一定把那个忘恩负义的赵才拦在大街上，通通快快地指着鼻子骂他个王八犊子！

她用双手把秫秸障子扒开了一道缝儿。俯下身去，看见赵才正半依半坐地靠在那台红色电驴子的黑皮座位上，给围在周围的一群小青年发烟卷。哑巴心想：说不定是喜烟呢！看赵才打扮的那个样，象个新姑爷似的。上身穿了一件又黑又亮的皮夹克，下身穿一条蓝呢子裤子，裤腿还塞在靴子筒里。手里还提着一只柳罐斗子大小的摩托车头盔。不知根底儿的，说不定拿他当香港的阔老板呢！

在赵才身边站着的那个女的，看打扮就知道是他的新媳妇。真不愧是个唱戏的，屯里人哪敢那么穿戴！上衣穿件大红登山服，太阳一照，红得刺眼。一条水磨蓝的牛仔裤把屁股兜得紧紧的。要不是缝得结实，非挣开线不可。你再瞧那脑袋瓜子，头发烫的跟个老鸱窝似的，蓬起来有半尺高。可惜，那女人脸背着田芬，只能看到脊梁。哑巴心里嘀咕：这个臭不要脸的，说不定还描眉打鬓、擦一脸香粉呢。就是她这个小妖精，把赵才从她这个家里勾引走了！哑巴越想越憋屈，心里头一团火苗子窜老高。她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便宜了那个骚货。她想从障子空里钻过去，揪住她的头发，挠烂她那张脸。她不是就靠那张脸迷住赵才的么！还有那细得象绿豆芽似的身段！哑巴真不明白，瘦得象条狗似的，连点肉

都没有，有什么着人稀罕的。听说，城里的女人都会会在男人面前发洋贱。要不，那赵才怎么会鬼迷心窍？

哑巴觉得这样打扮的女人，不会有什么真心实意。她勾引赵才，还不是吃饱喝足，拿他消闲解闷儿。再不，就是相中了赵才口袋里那几个钱儿。不知道为什么，哑巴觉得这女人跟赵才长不了。用不了三天两后晌，就得把他给蹬了。

哑巴觉得只有自己对赵才是真心实意的。她把赵才当做自己的丈夫。女人啊，不能没有男人的疼爱，怎么高大强壮的女人，怎么精明能干的女人，赚多大的钱，当多大的官，在自己的男人跟前都是个小鸡崽子，都把自己的丈夫当做老母鸡。她要到他的翅膀下去躲避风雨，去寻找温暖和爱抚。新婚的少女在丈夫跟前撒娇，五十岁的女人也在老伴跟前撒娇。被丈夫宠爱的女人，会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因此也就会永远年轻。她是把赵才当做那三个小燕子似的孩子的父亲。他得象只老燕子似的，去河沿上，井边上一口一口地衔泥垒窝，他得象老燕似的，不停翅膀地飞，给张嘴等食的小燕子去打食儿吃。是的，赵才是她们娘们的靠山，她和孩子们靠赵才种地，打柴禾，挑水，苦房子才活下来，才吃饱、穿暖……

这妖里妖气的女人，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她哪是仅仅抢走了哑巴的男人，她是把哑巴一家的命根子给掘了呀！

田芬真想冲出去，跟那个臭不要脸的女人拼了。可她只是这么想，两只脚却跟钉在了地上似的没有挪窝儿。不错，她田芬有苦、有恨，可却说不出口。她说不出口，不仅仅因

为她是个哑巴。她就是浑身是嘴，长着一千条一挽一个花的舌头，也说不明、道不白呀！

因为，她跟赵才虽然一个锅里吃了几年饭，一个被窝里睡了几年觉，可却没有去公社领那张结婚证。用屯里人的话说，只是搭伙！象解放初换工插具的互助组。现在，田芬后悔也晚了。当初，赵才不是没有劝田芬跟他去领结婚证。田芬是为了那三个孩子才没有答应。因为那赵才是从监狱里刑满释放回来的。

说起来，赵才的命也够苦的了。从小就没了父母。他父亲是个本分人，可娶了个比自己大好几岁的木匠铺掌柜的女儿。那女人，在娘家时就不大本份。传说做姑娘的时候就生过孩子。过门之后，又抽大烟，又爱赌钱。把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招到家里看纸牌、打麻将，一闹就是一宿。赵才爹年轻气盛，也揍过那女人几回。谁知这一下子可惹了祸。那女人居然装起疯来。一说犯病，脱得一丝不挂就往大街上跑。可看起纸牌，打起麻将来，算输赢，数多少番一点儿也不差。赵才爹惹她不起，就躲起来。跑到东山区伐大木头去了。那年冬天，在天桥岭，让一棵“坐殿”的大树砸死了。他妈呢，连个眼泪疙瘩也没掉，扔下了还吃奶的赵才，跟屯里一个剃头的跑了。赵才被他大伯、大娘收养。从小，这孩子挺聪明，念小学时，在班上考过第九。后来，大伯大娘去世了，几个叔伯哥哥分了家，谁也不肯收留他。他才停了学业，在生产队里当个半拉子。放过猪，给喂马的老更信打过下手。因为无家可归，就住在生产队。后来，赶上了文化大

革命，他也不知道绕乎到哪儿去了。据他自己说，是混在大串连的红卫兵堆里，坐车也不花钱，吃饭也不花钱，连接待站借给他们的棉大衣都穿回屯里来了。就是那几年，赵才学坏了。偷鸡摸狗，耍钱闹鬼，就没有他不干的了。那年，他把生产队的大车轱辘给偷着卸走了两副卖了喝酒了。公安局侦察破案，抓去蹲了三年监狱……

田芬怕半路上给孩子们找这么个劳改释放的爹，将来背黑锅。将来孩子们上大学，当兵，找工作受影响。所以，她虽然同意跟赵才搭伙一辈子，却说啥也不肯跟他去领那张结婚证明。就这般的，她现在才两手攥空拳，手里不掐着打人的家什。如果她田芬手里拿着一张结婚证书，那小妖精就是吃了老虎心，豹子胆，她也不敢跟赵才骑着电驴子到泡子沿屯里来开这个“展览会”呀！

现在，可真应了那句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凭心而论，也不能全怪那唱二人转的女人。赵才那根儿坐的就不正。一见漂亮娘们，跟猫儿见了腥似的围着屁股转。他追田芬的时候，嘴里不也含着一罐子馕花蜜，要多甜，有多甜。一转身工夫，他把那“天打五雷轰”啊，“出门让汽车轧死”这些海誓山盟都忘到二道岗后去了。这还不算，你还要把那花里虎哨的娘们用电驴子驮到眼皮底下来，这不是成心要戳她田芬的肺管子么！不是有意当着乡亲们的面来埋汰她田芬么！

这太叫人寒心了！想到这儿，那酸溜溜，苦森森的泪水，禁不住涌上了眼眶。她收回了一直扒住秫秸障子的双

手，掀起了棉袄的大襟儿在眼睛上沾了沾。就在这工夫，一股寒气钻进了空心棉袄里边，她觉得从心里往外凉，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尽管很冷，田芬捧住棉袄大襟儿的双手并没有马上放下来。她盯着那旧棉袄的大襟儿，心里的苦水棍子搅似地翻腾起来。这破旧棉袄的大襟上，有她洗衣裳，做饭，熬猪食留下的点点油迹，片片汤痕；也有她拾柴禾、推碾子、扒火坑、扫鸡窝落下的层层灰土……油渍麻花，根本就看不出原来究竟是什么颜色了。是啊，这一拍打直冒灰的破棉袄，跟那红得刺眼的登山服能比么？再看看捧着棉袄大襟儿的那两只手。手心里攥着的是铜钱儿厚的老茧儿，手背上驮着的是老黄瓜种似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儿。不错，她田芬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不然，屯子里的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叫她哑巴西施。可话又说回来了，你就是一朵花儿，也得靠收拾，靠打扮。田芬想起来她大概有十天半月没用柜盖上那半块破镜子照照自己的脸了。不用照她也知道，准是灰巴溜秋的。不光烟熏火燎的，这些天，她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得着觉。她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不知道自己带着三个孩子怎么活下去。她是又一次守寡呀。一绺头发散落下来，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她突然想到自己的头发扎毛扎刺的，也会象个老鹅窝。跟人家脑袋顶上顶的那个时髦的，可不是一码事。

想到这些，田芬把脑袋耷拉得更低了。那垂下来的头发象一团黑云似地遮住了她眼前的一切。是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原来，她只相信命运。哑巴了，嫁人了，这一切好象都是命运的安排。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命运会这

么残酷无情。当一个人得到些什么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会失去很多。也许，女演员那身花枝招展的装束，就得让她这身寒酸的衣服做代价。隔着一道秫秸障子外的笑声，催下来的却是她的眼泪。那时，她想到：也许障子外那个女人，并不知道还有她这么个苦命的哑巴。如果她们调换一下位置，她是绝不会把赵才从孤儿寡母的身边抢走的。

调换一下位置！是啊，如果她田芬是赵才呢？现在，她已经闹气起来了。当年，他见着个光腚娃娃都会觉得自己矮三分。如今，成了汽水厂的管理了。东一趟吉林，西一趟长春。住一宿旅店就花四、五块。请人下顿馆子就花三四十元。那是什么排场。别说你田芬是个哑巴，就是舌头上装了弹簧，能拿得出手么？

这工夫，赵才和那女的被一帮人簇拥着往后屋村主任徐连举家去了。屯街上立刻冷清下来。进了腊月门子，正好三九天。冷得小鸡都不出窝，狗都不离灶坑门子。屯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那卷着硬雪粒儿的西北风，吹得秫秸障子“刷啦啦”地响，只有那光秃秃的榆树枝，在风中摇动着，发出鞭稍般刺耳地响声。田芬不知道她在障子根儿下站了多久，反正紧身的小棉袄已经冻透了。再说，障子外那热热闹闹的场面，本来也不是给她看的。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她转身要回房里去了。就在这时，她听见障子外的雪地上，有“嘎吱、嘎吱”的脚步声。田芬连头也不用回，就听出来走近的是赵才。这脚步声她太熟悉了。在过去的几年里，风雨中，暴雪天，每当夜深人静孩子睡去的时候，她就盼着这脚

步声，等待着这脚步声。现在，它又把田芬的心给搅乱了。她心想：这个没良心的，他来干什么？守着个如花似玉的，还能想起她这脑瓜顶上一拍，脚跟底下都冒灰的穷哑巴么？再说，她也不想见他。她想马上扭身走开，可不知为什么，脚底下又迈不动步。

“田芬！田芬！”那是赵才在障子外边轻声地喊她。

田芬还是情不自禁地回转身来，她看见了一张多么熟悉的脸啊！只是这张脸变了。原来瘦长瘦长的，从鬓角到腮帮子上都长满了扎人的胡须。可现在这张发胖的脸刮得光光的，象张娘儿们的脸。比过去也白多了，好象没有一点儿血色。田芬看着这张脸，打心眼儿里恨他，又打心眼儿里疼他。女人啊，心眼儿又小又善良。哑巴知道赵才眼尖，大概她躲在障子后边看他的时候，这没良心的就发现了她。现在，他压低了声音叫她，说明他是背着那女人偷偷来看她的。就凭这一点，哑巴对几年里同床共枕的男人还有点感激。

哑巴扑过来，两手紧紧抓住夹障子的秫秸。用她那双含着泪花的眼睛，看着那个将要永远离她而去的男人。她的脸上，她的眼里，都流露出无法掩藏起来的哀怨。

赵才看见哑巴凄楚的脸儿，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儿。他跟哑巴虽然不是结发夫妻，毕竟在一块搭伙两三年。一夜夫妻百日恩么。另外，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儿对不起田芬。他知道哑巴对自己是真心实意的。可他背弃了她。发了财在城里又找了个风流娘们。哑巴寡妇守业的可就没有依靠了。说心里

话，赵才的心里还有点儿恋着哑巴。可他跟那女演员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那女人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把他看得紧紧的。他不敢一脚踩着两只船。

赵才回头往徐连举的院子里看了看，见没有人，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个钱卷，把手从障子缝里伸过来，递给田芬说：

“快！拿着。”

哑巴没有接钱。她要钱干什么？她要的是人啊！她用自己冻得冰凉的双手，抓住了赵才伸过障子来的大手，把自己冻得红红的脸蛋贴了上去。有几滴滚落的泪珠儿就滴在赵才的手背上。赵才怕烫似地哆嗦了一下。他把那一卷钱塞在哑巴手里，赶忙把手从障子缝里收了回来又匆匆忙忙对哑巴说：“田芬，快过年了，这一百块钱给你和孩子们扯几件衣服穿吧。钱少了点儿。我有个钱儿都在帐上。以后，你们娘儿们有个什么为难遭灾的，给我捎个信儿。只要我赵才有干的吃，就不能让你们娘儿们喝稀的……”

田芬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赵才说得到，未必能做得到。可她还是被感动了。她点了点头，用这种无声的语言向赵才表示，他的好意她领了。

赵才还想向田芬说点什么。就在这时，那女演员从徐连举家的房门里钻出来，冲着赵才喊着：“老赵，你磨蹭个啥劲呀，大家伙都等你呢！”

那声音又娇又嗔。赵才赶忙回身答应说：“哎，就来了！”

赵才又回身看了哑巴一眼，匆匆忙忙地走了。

那女人浪声浪气的喊叫，象尖利的猫爪子在哑巴的心上挠了一把。她觉得胸口一阵难受，眼前一黑，天和地，积雪的草房顶和光秃的榆树枝儿都慢慢地旋转起来。

二 从哑巴西施到风流寡妇

春天来到了松花江畔的原野。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被融化了的雪水泡得鼓鼓胀胀的。柳树发芽了。又暖和又湿润的东南风，带着潮乎乎的泥土的香味，带着马膻的骚味儿和羊圈的膻味儿，吹过田家窝棚泥泞而又肮脏的屯街。吃饱喝足了的老母猪，躺在向阳的墙根儿底下，眯着小眼睛，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一群刚生下来不久的小猪崽儿，抢着从那鼓胀胀的大奶头里吸着奶水。一匹闲极无聊而又被宠坏了的马驹子，在井沿儿上撒着欢吓唬那些在水坑里梳洗羽毛的鸭子、大鹅。那平时走路四平八稳，见面点头寒暄、显得很有礼貌的鸭子鹅们，便惊惶地叫着，拍打着翅膀飞进了自家的院落……

一群十多岁的小姑娘，从田野里挖小根蒜和婆婆丁回来。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筐装得满满的。又白又大的小根蒜，是春天农家饭桌上的新鲜菜。而婆婆丁除了沾酱吃之外，还会成为小鸡、鸭子、大鹅的美味佳肴。

春天来了。从遥远的南方归来的燕子，在叽叽喳喳地

叫。在林子里飞来飞去的山雀，在比赛歌喉。更何况农家的孩子们呢。她们挎着筐，拥拥挤挤地走在一起。一边蹦蹦跳跳地走着，一边用甜脆的童声唱着：

呜哇——嚏！

呜哇——嚏！

娶个媳妇尿裤裆……

“呜哇”，大概是指吹喇叭。那个“嚏”显然是在模仿打锣。至于娶来的媳妇为什么还要尿裤裆，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支从田野上归来的合唱队，一进屯子就唱得更起劲了。大概，她们要向大人们炫耀一下自己的收获。再不就是小伙伴们要分手了，一回到家里就得拾柴禾，哄孩子，而在这愉快的欢聚接近尾声的时候，掀起一个小小的高潮，来尽情抒发一下她们从大平原上带回来的春天的喜悦。小姑娘们的歌声真的招引了不少的听众。正在院子里翻园子的老人停住了手中的镐头；拖着鞋，敞着怀，抱着孩子在大门口晒太阳的妇女们，笑眯眯地盯着这群山歌手。引起她们兴趣的除了孩子们那奶味未褪的歌声之外，还有那别出心裁的伴奏。

伴奏的小姑娘长得白白嫩嫩的。微微卷曲的刘海下面，一双大眼睛象熟透了的葡萄似的，水汪汪的，又黑又亮。她嘴里含着一支用秫秸棒棒做成的小喇叭，她用这支小喇叭吹奏出来的声音，跟屯子里谁家结婚雇来的喇叭匠吹奏的声音极为

相似。孩子们的歌声在这支小喇叭的伴奏下，显得格外动听。引逗得几个穿开裆裤的小小子，仰着脸儿跟着那小姑娘，有的甚至伸出老鸹爪子似的小黑手，非要把小喇叭拿过试试不可。唱歌的和演奏的都在兴头上，小小们的要求显然得不到满足。于是，那些拖着鼻涕的小强盗们，便伸出手来抢夺了。小姑娘们笑着绕过他们，往前跑了几步之后，又兴高采烈地吹奏歌唱起来。

谁也没有想到，不幸的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那匹到处欺负鸭子、大鹅的小马驹，终于做得太过分了。它把一群大鹅撵进了人家的院子之后还不肯罢休，又跟着追进了人家的院子。这一下子触怒了主人家的大黄狗。那条牛犊似的大黄狗愤怒地吼叫着，向小马驹扑了过来。在它细皮嫩肉的屁股上狠狠咬了一口。马驹子疼得一蹦，发疯似地狂奔起来。它从院子里冲出来的时候，正赶上小姑娘们也走到门口。孩子们见马驹子在大黄狗的追击下从院子里冲出来，赶忙扔下筐四散逃去。只有那吹秫秸棒棒的小女孩没有来得及躲闪，被马驹子撞倒了。含在嘴里的秫秸棒儿戳在了嗓子眼儿上，鲜血不住地从嘴里往外流。

这是田芬十二岁那年的事。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明媚的春天。从那之后，她就再也不会说话了。

后来有人说，如果在马驹子撞的当时，马上到长春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这样的大医院治一治，田芬也许不会成为哑巴。可当时，正赶上困难时期，一家人吃都接不上溜儿，哪里有闲钱去给孩子看嗓子。当爹的，不敢有非份之

想，他认为：孩子只要没丢了小命，有胳膊有腿，能洗衣服、做饭、生孩子，将来能找个婆家嫁出去，别烂在家里就行啦！

出事的时候，田芬正在小学六年级念书，再过几个月，就该毕业考中学了。嗓子突然哑了，书也念不成了。刚好，那年她妈妈又给她生了个小弟弟。家里也缺个帮手。这永远沉默的小女孩便早早地主事了。她开始担负起做饭，哄孩子和农家里数也数不清的杂务活儿。

田芬的妈妈长得漂亮。年轻的时候是沿江上下三五十里之内出名的美人。选女婿时挑剔得很。什么教员，科长都相不中。最后，嫁给了一位志愿军的营长。过门没有多久，丈夫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年轻的女人受不住这巨大的刺激，一股急火，落下个抽疯的病。上来一阵子两眼发直，嘴里吐白沫，往后一倒，人事不省。还有的时候，哭一阵，笑一阵，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娘家爹妈怕她疯在家里，托人保媒，不仅一分彩礼不要，还倒贴了不少嫁妆，把她嫁给了老实巴交的田芬爹。她妈妈总忘不掉那年轻英俊的营长，根本瞧不上窝窝囊囊的田芬爹。说数落他一顿，就数落他一顿。说不让他上炕睡觉，他就得到队里的更房子去借宿。尽管两口子感情不合，但却没有影响生孩子。田芬以下，还有大大小小的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物以稀为贵。在他们家里田芬的弟弟是最吃香的。

田芬长得特别象她妈妈。不仅脸模子白净，细眉大眼，个头儿也高，腰身苗条。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